

往事

第三只胳膊

□管家喻

哪吒有三头六臂，我只有一个头，却有三只胳膊。

我的两只胳膊分别长在我的左右肩膀底下，您很容易看得见；我的第三只胳膊您不容易看见。说它是隐形胳膊也行，说它是臆想的胳膊也罢，它却是的确存在。

记得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時候，每天早晨，我都要独自背着书包上学校。那个时代，所有学童均是如此。每次出门之前，我都要背好自己的书包，这书包是我娘亲手缝制的。当时学童们背书包，都是斜挎在身上的。若书包带搭在右肩上，那么书包就吊在左膀上，反之亦然。

我和所有的儿童一样，上学之前从来没有背过书包，所以我认为小学学习其实就是从背书包开始的。既然背书包是我的新事物，那新事物我总是不适应。每次背书包总也背不好：书包不是抽到了前面，就是抽到了后面。有时书包带搭在了胳膊上，还没走一步书包就从身上溜下来了。

我娘常说：难者不会，会者不难。意思是不管什么事情，学会它了，就不觉得它难办了。可是我当时还没有学会背书包，因此觉得它很难。每次我都用两只手抓紧书包带往脖子和肩膀上套。每当此时，母亲无论在忙什么，都要咚咚咚地跑过来，伸出她粗糙的双手，帮我把书包带理顺、书包整好，还要给我把袄背拽展，然后说：“去吧，看着马车，不要给人家搁气。”搁气就是吵架或打架。我点点头就出发了。

有时放学回家，半路上就尿急了。可是路过的姚家巷和帝君庙巷里都没有公厕。怎么办？只有像哪吒踩着风火轮一样飞快地往家跑。进了院子我就喊娘，说赶紧给我下书包。娘于是从屋里出来问道：“你的两条胳膊呢？下书包还要喊娘！”我的两条胳膊呢？嘿，正在解我的裤带哩。不知怎么回事，娘给我做的布裤带，我系的是活扣，到解它的时候就变成了死扣疙瘩！娘看了扑哧一笑说：“你需要再长一只胳膊才够用哩！”话音未落，她就将书包就从我头上卸下来了。于是我匆匆冲向后院的茅厕……

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，我已十一二岁了。个头虽不很高，但从小干这干那的，身上有一疙瘩劲儿。那些年，我们家分到的口粮全是原粮。也就是说，小麦、绿豆是颗，玉米、谷子是穗，萝卜分的是萝卜捻，红薯分的是红薯地。原粮需要磨成面才能做饭，这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。但是只有长到现在，我才体会到粮颗变面的艰难。离我家不远的东城门口，有一座我们大队办的粮

食加工厂。我们的小麦和玉米，就拿到这里来加工。小麦比较简单，把粮袋扛到这里验了级、过了称、交了加工费，就可以排队领取白面和麸皮了，因为粮加厂的大机器日夜不息，早磨好了成百上千袋面粉给社员兑换呢。

可是粮加厂的大机器不加工玉米面，它另有一个叫作“一风吹”的电动磨面机专磨玉米面。玉米是我家的主要食粮，因此磨玉米面就成为家庭生活的主要功课之一了。我身体弱小的时候，磨玉米面都是爹娘和二哥的事儿。如今我已经能背能扛了，这活自然就轮到我的头上了。可是我顶多只能背动半口袋面，也就是30斤左右的玉米，再多了就背不到粮加厂。假如背到半路把粮袋放下来歇一歇，那么就再也无法把这沉重的粮袋重新扛上肩膀了。

那么，我从家里出发时，这粮食是怎么背上去的？是我双手抓紧粮袋的口子，使劲往右肩膀上一甩，我娘趁势提住口袋往上一提，粮袋就背起来了。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想：人为何三只胳膊呢？如果我有三只胳膊，就不需要娘停了织布机下来帮我背粮袋啦！

说出来也不怕人笑话，我家虽然住在县城里，而且还是县城里的老住户，但是我家一直到1973年才安上电灯。不是没有电，也不是没有线，而是我家里没有钱。我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，都是在煤油灯下写作业的。幸亏那年月学校课程少，作业少，老师经常不布置作业。然而暑假和寒假的作业还是有的，基本以记做好事的日记、写学习心得体会和自拟题目的作文为主。

我从小学习好，作文更好。班主任老师自从给我们开了作文课之后，每次都会在下节课作文课时当众表扬我写得好，很多时候还要朗读我的作文，或者让我上讲台朗读自己的作文；课后，还把我的作文贴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，供同学们观摩。

可是老师和同学们只知道我作文写得好，却不知道我作文为啥能写好。为啥能写好？是因为我有个不识字却会做文章的娘。我刚刚能记事儿的时候，每次娘领我或背我出去时，回家的路上总要问我：“群儿呀，娘刚才领着你去哪儿了？”我说去城墙外了。城墙外看到了什么呀？我说看到好多庄稼。娘问都是什么庄稼，我说不知道。娘就说那高的是玉米，低的是黄豆，趴在地上的红薯秧。娘接着问我谁在庄稼地呀，我说爹和张叔、韩叔还有不认识的人。娘就问他们在做什么呀，我说不知道。娘说他们在锄地，手里拿的东西叫锄。昨天下雨了，今天天晴了，他们把地锄一

锄，土就变虚了，太阳就不会很快把湿土晒干了。我问要湿土干什么，娘说庄稼喜欢在湿土里生长，土干了它就活不了……

娘不厌其烦地又问又答，一会儿指着天空说：“你看见天上飞的东西了没有？它是老鹰。飞得很快很高，能飞很远，人都应该学习老鹰。”一会儿又蹲到地头给我捉一只绿蚂蚱说，“蹦蹦跚跚，绿草蚂蚱。蚂蚱蚂蚱，吃咱庄稼。逮它回去，喂咱鸡娃。”她还让我跟着她说。一遍教不会，就再教我一遍。

回到家里后，母亲还让我把今天看到的都说给哥哥听一听。经常是我说的時候，娘也小声跟着说，她在提示和鼓励我把所见所闻的事情说清、说好、说完整，然后她就夸我说得好，还说哪儿哪儿你忘记说了。我这时就急忙抢着说：“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您叫我重说吧。”

娘的启发开导，使我从小就学会了放开眼界观察事物，并且对观察到的事物进行归纳，进而用语言描绘和表述出来。这不是作文又是什么？因此我常对妻子说：我的文章是不会写文章的人教的，是我娘教的。

每次繁忙而多彩的假期结束之前，我都要自拟标题，把整个假期最有意义和我最受感动的事情写成作文。我很喜欢这样的作文，由于写的都是我亲身亲历的场景，因此就比较生动，可读性强。有许多作文，我不知怎么就写出来了。而这些作文交给老师后，都能得到夸奖。

可是这就害苦我娘了。为啥？因为开学前的时间总是十分紧张的，往往前一两天我才有时间写这些作文，所以我必须点灯熬夜。而我写作文就趴在我家平时吃饭的方桌子上，其面积不足一平方米，还要放一盏我娘用玻璃醋瓶自制的煤油灯。油灯光亮很弱，娘就用针把灯捻拨大。可是灯拾大了既费煤油又冒黑烟，因此还得拨小。娘见光亮不好，便放下手中的活，端起油灯站在机子旁。她说：“高灯低亮。我把灯拿起来，你就看清楚。”我如果写到夜里12点，娘也端灯照亮到12点。

有一天娘给我端灯照亮时，我心里突然闪了一道亮光：娘的双手，不就是我的第三条胳膊吗？我从小到大，这条胳膊就一直呵护着、帮助着我，跟我身上长的胳膊一个样！

我长大以后，娘却老了。我生活，我工作，再也不需要娘给我的这只胳膊了。可是，我始终觉得，我身上的的确确长着三条胳膊：两条长在肩膀下面，另一条呢，只有我能看得见…

感悟

□李文晓

在我的家乡，每当太阳肆意炙烤大地，天地间犹如蒸笼，人们连连叫苦：“今年夏天怎么这么热啊！”其实，热是年年都热的，只是人们忘了去年曾经的热。

每当我摇着扇子，抱怨天气太热的时候，父亲总是说“夏至不热，五谷不结”。在他的心里，炎热虽然让人倍受煎熬，实则是上天的馈赠。父亲仍然头戴那顶早已晒得乌黑、烂了边、比先前小了很多的草帽，扛着那个被他磨得油光的木把，锄刃闪着银白光泽的锄头，又去锄地了。

过了芒种，收罢麦子，秋庄稼就铺满了大地。原秋玉米起身，超过人的半腰了。回茬玉米也长出了五六片细长的叶子。绿豆、黄豆，还有棉花苗，都在阳光下悄然生长，一个个拱出土，伸出嫩嫩的小芽，贴着地面，摇着低低的叶片，很享受的样子。

父亲的田，在沟东那块地里。那是个葫芦形的小沟，葫芦把靠近村庄，沿着一条土路圈成个不大规则的“V”字形，前头大开口对着黄河滩。父亲把全部的心思用在这里，因为这是我家分得几块地里唯一的大块地。老庄稼把式的父亲，对这块地自有安排，挂在半坡上的大片土地种原麦，落在沟底、稍微平缓的那些地方，种的是玉谷、红薯、棉花、花生，还有其他豆类。这些芒种前后播种，夏至次第出苗生长，小暑、大暑快速拔节长高、开花扯蔓、结实膨大的秋作物，到了秋天就会呈现出累累果实。

相对小麦越冬漫长的生长期，秋庄稼生长时间短、产量高，是农人收入的重要来源。这一料庄稼，也正因为短促的生长季节，增加了额外的负累。它们需要间苗、除草、锄地、上粪，尤其是玉米还要布堆，在根部施农家肥，用土围上，以稳固玉米成长。棉花就更麻烦，定苗、除草、打药、掐顶、拔芽。红薯和豆角也都要经手打理。就说锄地除草，没个三遍四遍，秋庄稼就会被荒草淹没，草苗争夺战，全仗人撑腰。夏季气温高，旱情严重，旱地又浇不上水。父亲便说：“锄头有水”。他坚信，一把锄头就是庄稼的“保护神”，锄头勤下地，除草又保墒。于是乎，他在整个夏天，每天扛着锄头，迎朝阳、送晚霞，顶烈日、洒汗水，每天围着庄稼苗儿转，“嚓嚓”的锄地声里，苗儿在长高长壮，从出苗盖不住地面，到淹了脚踝、没了膝盖、过了腰间。苗间的父亲如绿色海浪中的一叶小舟，锄头如竹篙，从地的这边划到那边，又从那头划到这边。他弯腰弓背，不停地挥动锄头，直到地绵如毯。可以说，一料秋庄稼就是在父亲的锄头下收获的。

父亲的园，是一片小地块，在一个叫马房崖的平地上。夏天主要种的香瓜，间或种一些大葱、韭菜、茄子、南瓜。所以，称其为瓜园菜园都是相称的。这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。四五月间，天气晴暖，是点种的好时机，早已收拾好的松软地里，父亲手握一把小瓜锨，在起好垄、追上肥的小土堆上，小瓜锨“噌噌”翻几下，湿润疏松的新土翻过来，“啪啪”拍几下，细绵平整的土面挖出个浅窝，他捏几粒种子撒开来，瓜锨一抹，将土掩平。父亲又将塑料薄膜一展，覆盖在地垄上，一道道白色的线条，在太阳下泛着光。

灿烂的夏日，小苗儿破土而出，放苗、定苗，数着叶片儿，打顶拔芽，小黄花在叶间悄然盛放，毛茸茸的小瓜胎藏在藤蔓里，那昂着头的瓜秧，顺着父亲规划的方向，使劲往前窜。每当这个时候，父亲总是站在郁郁葱葱的瓜田里，头戴那顶小小的黑旧草帽，一手握着那把小瓜锨，一手在额前搭起“凉棚”，朝远处望去。那窄窄的、长满瓜苗、菜苗的园子一片碧绿，显出蓬勃生机。眼前的景象，他看得欢喜，被风吹日晒满是皱纹的黝黑脸上，写下期盼收获，充满希望的笑意。

他站在那里，背后是几棵歪歪扭扭的老枣树，淡黄色的枣花零零碎碎落在他搭成的人字形的小瓜庵上，地下也散落了一层。浓郁的枣花香，弥漫其间。狭小的空间，几块木板临时支起的床铺，上面有条薄薄的旧被子胡乱团在一起。一些家什和农具，或挂、或靠、或横放在里面，更显得拥挤。门口有个小马扎，木头油光深沉，穿扎的绳子颜色新旧不一，叙说着与主人相伴的绵绵岁月。可以想见，白天，父亲坐在这里，夏日的阳光铺满瓜地，没有一丝风，枣树不摇不动。黑夜，陪着一段草绳烟火，父亲仰望星空，满天繁星，烟袋锅里闪着暗淡的明灭光点。就这样和这些瓜秧对望着、交流着，内心默默盘算……

夏天，是农人最忙碌的时节。骄阳似火，热汗淌身，穿梭在旺盛生长的庄稼苗里，身体与叶片相挨相碰，发出哗啦声响，似乎是人与庄稼轻声细语的交流，庄稼苗发出的青涩味道和人身上的汗水味混在一起，形成田园里特殊的气味，随着热浪蒸腾，飘荡在空中。

